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6.015

公益旅游动机、体验与影响研究*

宗圆圆

(闽江学院 旅游系,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公益旅游兴起于欧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历近四十年发展,成为一种与志工服务活动、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等相融合的旅游形式,并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行。通过对东西方背景下的公益旅游前期研究和近况发展的整理和归纳,总结出公益旅游动机、体验和影响三大领域的主要理论,并指出公益旅游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等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日后相关研究提供研究思路,推进我国公益旅游实践以发挥其在实现人、社会、生态三者和谐发展的应有作用。

关键词:公益旅游动机;公益旅游影响;公益旅游体验;志工旅游者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6-0082-10

一、引言

公益旅游(voluntourism)是一种将志工服务行为(volunteering)与旅游相结合的新型休闲度假活动。最早的公益旅游源于西方传教士的朝圣布道旅行(pilgrimage travel)。在一些有浓厚宗教信仰的国家如印度,公益旅游往往与传统的朝圣、宗教节庆联系,被认为是用后现代主义形式来展示传统的朝圣旅游。现代意义的国际公益旅游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旅游者反感福特消费主义,开始追求非大众性旅游消费形式,并将可持续发展、背包自助和志工服务等新旅游理念融入跨国旅游活动中,使公益旅游得以迅速发展。著名的公益旅游派遣组织如 earthwatch、i-to-i、US Peace Corps、Greenforce 等以及旅游企业、政府、慈善机构、学校采用商业化或者公益化的方式来组

织公益旅游活动。随着网上预订和旅游虚拟社区的兴起,许多志工旅游者(voluntourist)通过公益旅游专业网站(如 www.voluntourism.co.uk)、自助游组织(如多背一公斤)、网上旅游社包价(如 travelocity)三种主要方式开展不同类别的公益旅游活动。通过检索最近英文以及港台主要文献,结合目前国内外公益旅游发展状况,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公益旅游动机、体验以及影响三个方面,因此需要系统梳理公益旅游的三大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日后公益旅游理论发展以及我国的实践运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二、公益旅游参与动机研究

现代意义的公益旅游源自于海外志工服务组织(VSO)和 US Peace Corps 等主要非盈利组织派

* [收稿日期]2011-08-21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JBS10151);闽江学院社科育苗项目(YSY09003)

[作者简介]宗圆圆(1983—),女,湖北武汉人;闽江学院旅游系讲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硕士,主要从事旅游经济学、旅游英语研究。

遣志工去欠发达地区进行社区援助。后来公益旅游成为将志工服务和旅游活动相结合的一种非大众化的旅游形式。早期公益旅游动机研究陷入其动机是利他主义的先验范式。从公益旅游的历史、概念和实践上看,志工旅游者的参与动机呈现出多样化,受到旅游停留时间、旅游项目内容、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一些志工旅游者由于经济支付能力、签证等方面的限制而选择公益旅游作为国外长期旅游的可支付方式。在西方注重实践履历的教育体制下,新加坡等国家的学校和企业录取学生时考虑学生的文化适应性、社会责任心等软指标,因此很多新生或者毕业生在间隔年(the gap year)参与公益旅游以增加见识和能力,培养自己的公益道德修养和就业、入学竞争力,甚至将日后职业、专业的选择与公益旅游项目设计相联系。Wearing采用互动论范式将志工旅游者动机划为:1. 提高个人意识和学习,2. 提高人际互动意识和学习、自信和自我满足^[1]。Brown和Letho发现参与公益旅游的三个主要动机分别是体验不同文化、改变现状和寻求驴友友谊^[2]。Mustonen认为公益旅游的参与动机在利他主义(altruism)与自我中心主义(egotism)之间波动^[3]。在具体的案例中,公益旅游呈现多种动机相互交织的状况,这归结于公益旅游体验中自我(self)和他人(other)的重叠矛盾和志工(Volunteer)和旅游者(Tourist)双重身份的悖论^[4]。自我(self)动机往往受他人(other)动机和体验的影响,例如在旅游决策和旅途过程中,由志工旅游者群体和当地社区居民构成的他人不断影响志工旅游者个人的动机,另外志工旅游者的利他主义身份特征与休闲主义的旅游者身份让公益旅游各种动机的界限模糊化和多元化。由新加坡YEP(Youth Expedition Project)组织的“非洲行动”(Action Africa)公益旅游显示了志工旅游者大众旅游动机、志工服务动机、非大众探险与挑战动机和便利经济动机四种不同动机交织^[5]。

当然公益旅游动机也随着旅游活动的时间长短、旅游签证政策、旅游历程中的体验等因素而有所变化,并且在旅途中不断修正自我的参与动机。Omoto从20多年的志工旅游者案例研究中总结

出公益旅游的短期动机是出于人道主义或者宗教价值观的关注他人动机(other),但长期动机则是求知、个人的自我认同和发展、获得社会尊重等^[6]。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志工旅游者根据同伴经验的反馈,将公益旅游作为出国回避工作护照的理由,其旅游决策隐含着工作实习和移民的潜在动机,并且在旅游过程中不断转向潜在动机。Ananda公益旅游项目的很多志工旅游者和宗教信仰徒受到当地社区风气影响开始忘记原先的利他援助动机,转为为了吸食大麻而前往旅游^[7]。国际志工服务组织(IVS)主办的越南KOTO项目中志工旅游者多半是大学生。但在当地社区教员的过高期望之下,原本追求互相学习和休闲体验的动机变成了盲目的“专家化”指导动机,为了不辜负当地社区赋予的高度期望或者塑造自我“专家”“圣人”形象而放弃了原先的参与动机。这样不断强化自己的利他主义和功绩主义动机影响着志工旅游者的群体动机和未来参与的价值取向^[8]。

关于影响公益旅游参与动机的因素研究和模型设计,Martinez和McMullin指出与志工旅游者参与相关的六个变量分别为参与效用、个人动机、参与要求、社会网络、生活方式改变和完成承诺,而最终决定是否参与公益旅游活动的五个主要解释因素依次为参与效用、完成承诺、社会网络、生活方式改变和个人成长^[9]。Coghlan则将动机影响因素划分为推力因素(push factors)和拉力因素(pull factors)^[10](详见图1)。Tomazos和Bulter预测原先由NPO提供低成本的公益旅游项目被一些旅游企业提供的更为丰富舒适的商业化项目所取代,使利他主义动机演变为纯粹的商业功利主义动机^[11]。Sally Brown运用BROWN动机模型来分析公益动机层次和影响志工旅游者参与动机的因素。在基本需求层次(Basics)上,公益旅游必须提供安全、健康、旅游必要设施等基础保障。一些公益旅游的参与动机基本上为了满足出国旅游需求。休闲度假型志工旅游者很容易因为住宿问题而放弃参与。在放松、休憩和更新层次(Relaxation, Rest, Renewal)上,志工旅游者认为旅游目的地必须满足休闲放松需求,而且能远离惯常生活的压力和循规蹈矩,寻求身心放松和生

活工作平衡,这也是影响参与动机的目的地选择因素。在同一整合层次(Oneness)上,志工旅游者需要在社交和情感上获得人生平衡,能够与自我、家庭、朋友甚至全球社区联系,获得整合的、有质量的归属体验。因此是否能够创造社交与归属氛围是影响志工旅游者参与互动型项目的主要因素。在需求(Wanting)和入世(Now)层次上,志工旅游者的动机多半是获得与众不同的体验,活在当下,入世有所为。很多志工旅游者平时生活在凡间喧哗和忙碌之中,很难欣赏生活每个瞬间风景。他们既不想活在过去,也不想畅想未来,或是借助旅游逃避现实,只想体验当下世界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专注于一件能够有始有终的、有意义的事情,换得暂时的内心平静、愉悦和友爱,更像是人生的旅行者。因此对未来的过多担忧而无法扎根当代的时代思潮而引发的焦虑、紧张、压力,恐惧等多种负面情绪也是激发志工旅游选择入世,有所作为,反思与享受人生时光的公益旅游的重要因素^[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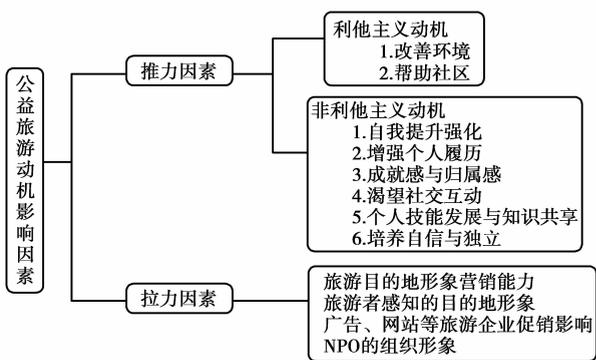


图1 公益旅游动机影响因素模型

公益旅游动机最近研究开始关注与其他旅游形式的交叉对比研究、不同类型志工旅游者的动机差异和东方背景下案例分析。在交叉对比研究方面,Natalie Ooi 和 Jennifer H. Liang 探索公益旅游中的背包旅游兴趣,明确背包旅游与公益旅游两种形式的动机交汇之处,为开发自助背包旅游市场和公益旅游的共同市场的营销和发展提供参考。在方法上采用问卷调查将调查对象分为单一自助动机的背包客和有自助游和公益旅游双重动机的背包客,并两者对比得出两者共同和差异之处,发现背包客存在大部分公益旅游动机^[13]。

在不同类型志工旅游者动机研究方面,Daldeniz 和 Hampton 将 Nicaragua 从事乡村发展项目的公益型志工旅游者(VOLUNtourist)和马来西亚海滩从事潜水教学和接待行业的休闲型志工旅游者(volunTOURIST)的动机进行对比排序,结果VOLUNtourist的动机依次为加强个人履历和自我强化提升、环游世界以便更长久在海外生活、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和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而volunTOURIST动机则依次为逃避给他们带来挫败感的工作、度假生活方式能够延长自助背包旅游、环游世界以便更长久在海外生活和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并结合访谈剖析动机差异隐含的西方制度原因^[14]。

值得关注的是,东方背景的公益旅游案例虽然较少,但开始有所涉足,主要研究目的地零星集中在中国大陆和日本,或者具有东方背景的公益旅游者。戴玉秀以上海大学生为例研究公益旅游行为特征,得出提升动机、猎奇动机、利他动机、亲和动机、文化动机是大学生公益旅游的主要动机,其中提升动机为首要动机^[15]。Li-ju Chen 和 Joseph S. Chen 以 EarthWatch 的中国乡村传统项目为例,将样本动机统计后分为三类:1. 个人动机,包括本真体验、旅游兴趣、挑战与刺激、例如专业学习和政治理解方面的其他兴趣;2. 人际动机,包括渴望帮助、与当地人和文化交流、他人鼓励参与、加强人际关系;3. 其他动机,包括体验公益旅游独特的风格、时间与财力动机、组织目标、影响和声望^[16]。Ada S. Lo 和 Candy Y. S. Lee 采用深度访谈和目标群体的质性方法揭示志工旅游者的五大动机,分别为1. 文化热衷和与当地人的互动交往;2. 回馈社区的愿望;3. 与家庭成员分享体验,为孩子提供教育机会;4. 宗教布道参与;5. 逃避日常生活^[17]。Mami Yoda 调查哈根达斯日本员工前往北海道滨中町湿地的公益旅游时发现主要参与动机兼有休闲旅行和志工服务两者混合,大部分志工旅游者将远离惯常环境作为其参与动机,并且认为这种动机隐含四种考虑因素:1. 远离他乡距离是表征,更多是考虑到旅游目的地地域意义和公益旅游的活动目标,这才是吸引其参与的必要条件;2. 设计有限时间内的公益旅游项

目,减少参与阻碍,将增加志工旅游者的成就感、旅行完整性和舒适度;3. 远距离旅游需要承诺和准备;4. 收益应大于成本^[18]。

三、公益旅游体验研究

公益旅游体验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受到志工旅游者的个人因素(参与动机、生活环境和阅历、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制度等)、项目活动设计和当地社区环境和制度影响。他们所追求的旅游体验是本真的、互利的,不仅利于个人发展,而且直接、积极的影响他们实施志工行为的地区。Wearing将公益旅游体验归纳为:1. 一种满足寻求差异心理需求和个人内在动机的私人体验。2. 使个人和社区互利的体验,不仅改变社区的发展道路,也潜在利于旅游者未来人生。3. 通过社会互动使旅游者自我认知重塑和自省的一种体验^[19]。

(一)学习和教育型体验

学习和教育型体验往往与志工旅游者的学生、专家、兴趣爱好者身份有关。在 the Lonely Planet 网站博客上,一些中学、大学的志工旅游者利用间隙年(the gap year)进行公益旅游活动。他们大部分体验是源自于在赈灾、支教、改善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等艰苦活动中的互惠性认识。从当地社区居民角度看,他们的体验是利他的、单调的、艰苦的。但是志工旅游者认为得到来自于与社区、与同伴的互动,是一种学习与教育的体验。这类体验主要是获得现代职场世界中所需的软技能(soft skills);自我发展和丰富个人知识、塑造社会价值和建立社区精神的意识、更好适应大学生活、增加就业吸引力。新西兰北部岛屿项目的志工旅游者体验到不同于以往认知的毛利人生活方式和文化,用毛利语 powhiri 问候来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增强民族之间的交往能力^[20]。1kg组织的志工旅游者讲述了参与乡村公益旅游的体验:学会吃苦和包容,改变目前一味追求技能教育的观念,弥补心灵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缺失。有些志工旅游者甚至认为欠发达社区的某些让孩子淘气、自由玩耍、田间步行等“天性”教育是值得学习的。

(二)情感社交型体验

在诸多公益旅游体验调查和访谈记录中,高频出现关系(relationship)、社交(social)、人际(in-

terpersonal)、交往(interaction)等人际关系词汇,构成公益旅游的情感社交体验。一些香港志工旅游者的体验感知价值包括加强与社区、家庭成员、旅伴的关系。新西兰北方岛屿项目中很多志工旅游者感到一种有意义、信任、热情、有人情味的情感交流,例如志工与毛利人互换礼物、照片、家传绿松石坠子等。这些毛利人将仅有的珍贵物件交付给志工旅游者,以希望不要忘记他们^[21]。台湾山学团志工旅游者认为和经验丰富的公益旅行家近距离接触是难忘的经历,同时和缺乏交流的同事、校友在一起加深彼此的私人友谊。有些志工旅游者是由于躲避紧张的家庭、工作关系来加入旅行,由起先的沉默、不合群而最终被其他同伴感染和融合,开始接受以前不能容忍的相处模式^[22]。

(三)宗教或精神净化型体验

公益旅游活动多半涉及扶助社区、环境保护等利他主义内容,因此志工旅游者的体验很类似宗教朝圣或者布道。Zahra、McIntosh的访谈记录显示西方没有经历苦难的志工旅游者看的诸如抱着孩子的母亲乞讨、医疗条件极度落后等情节下产生很强烈的同情、救世态度,并且以普爱、以耶稣名义实施帮助,正视宗教信仰的积极意义,同时反思自己以往的人生聊赖,无事可做、享乐装酷的人生观念^[23]。Mustonen提到一些印度教志工旅游者沿途行善,将瑜伽、洗礼等宗教养生仪式融入公益旅游活动中,获得宗教精神的内心宁静^[24]。南非人类栖息地项目(HFHSA)中宗教信仰相似的志工旅游者将旅行视为一种以神的名义扶助社区的修行^[25]。东西方背景下的很多志工旅游者由于职场疲惫、人际关系扭曲、情绪耗竭而借助公益旅游休整和放松自己的身心,通过与周围自然人文环境的互动来净化自己的内心世界。例如微软中国总裁约翰伍德在尼泊尔公益旅游之后放弃了自己高薪工作,投身公益事业。越南 KOTO 项目的志工旅游者自愿与当地居民谈起自己困惑的人生,与孩子共度美好时光,宣泄自己不良负面情绪,感受精神的愉悦^[26]。正如 Zahra、McIntosh 总结:公益旅游展现的是一种净化旅游体验(Cathartic Tourist Experience)

(四) 自我反思、重塑和发展型体验

公益旅游一个重要的体验是自我反思和个人发展。这种体验不仅发生在旅游过程中,还有可能长久停留在旅游结束之后。志工旅游者反思和重新审视过去,评价以前的人生、家庭、决策和态度,潜在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促进个人人生旅途的发展。在个人生活方面,志工旅游者发现原来的人生态度和目标是片面狭隘的、消极的、物欲过度化的。通过与当地社区家庭互动交流,志工旅游者看到不同的家庭结构关系,从而对比反思家庭关系的意义。例如新西兰北方岛屿项目的志工旅游者发现毛利人的扩展型和混合型家庭结构中亲属对孩子的照顾,体现了西方社会少有温情的亲属关系,从而意识到血浓于水的亲情重要性以及对父母抚养的感恩^[27]。1kg组织成员对比自己与留守儿童的童年,感到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和关爱是无法用金钱来取代的,更加强了家庭责任意识。在价值观转型方面,志工旅游者反思物欲社会对个人价值观的扭曲,体验到幸福来自于为他人着想、换位思考、给予和救赎。

(五) 适度义务的、有意义的休闲型体验

公益旅游并非完全是苦行僧似的,往往带有一定休闲度假性质。如何平衡义务与休闲是决定公益旅游的休闲体验的重要因素。传统观念认为参与的义务会增加个人压力,减少活动的自由度和旅游休闲体验,即义务与休闲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但 Maguire 认为现代消费社会强调人的生产力,个人有义务感到自己一定要有生产力,即使在休闲之中。义务在个人可以接受、适宜的情况下,个人才产生某种休闲活动的依恋和期望^[28]。很多休闲活动中的义务被看做是休闲。例如肯尼亚 Taita 探索度假中心的志工旅游者将自己的适度义务的体验描述为休闲而不是工作^[29]。马来西亚海滩的休闲型志工旅游者在免费教当地社区居民潜水技能的同时也享受海滩度假的乐趣,他们控制好志工服务时间和压力,认为找一件一步一步做的事情是一种度假生活方式^[30]。1kg组织成员描述旅游经历时也提到简单、快乐的做公益旅游和力所能及,尽力便可的义务程度。这些显示出公益旅游体验终归是一种休

闲与义务的统一体。

四、公益旅游影响研究

根据旅游活动开展涉及的相关体,公益旅游影响包括:1. 对志工旅游者个人的影响;2. 目的地社区与志工旅游者相互关系的影响;3. 对公益旅游群体内部和组织的影响;4. 跨文化影响。其研究模式是以志工旅游者的感知来描述与社区的关系,往往带有自我(self)概念来解释的片面性,忽视了从他人(other)的公益旅游社区居民的视角来看待公益旅游的多重影响,同时很少从个人层面和纵向层面定量测度公益旅游的效果,且较少关注公益旅游群体之间关系和组织发展趋势。

(一) 志工旅游者个人旅后影响

传统早期研究假定公益旅游对志工旅游者的旅后生活态度、价值观等方面产生改变终生的影响。通过文化环境差异、与组织、社区合作交流等旅游活动体验,许多志工旅游者在专业和职业选择、生活目标、公益参与兴趣、社会公民意识提高等方面有所改变,而且不少文献也提到公益旅游参与对个人旅后生活的重大意义和旅后体验。例如 McGhee、Santos 指出个人旅后影响包括容忍度的变化、更强的赋权意识、增强改变自我的活动^[31]。Grabowski 和 Wearing 则挑战以往的志工旅游者返回家中面临文化冲击假设,认为志工旅游者很少经历文化冲击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社区文化。但转向研究旅后志工旅游者的另一种反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跨文化再调适(cross-culture readjustment)和旅后回归(re-entry)^[32]。最近一些研究表明公益旅游的体验会影响到志工旅游者个人成长、日后生活和决策。Simpson 的间隙年志工旅游者调查发现,西方志工旅游者感受到一些欠发达社区如此追捧自己的西方生活方式、文化理解和物质观,进一步加固此类原有的意识形态,没有实现公益旅游所倡导的个人全球意识培育^[33]。越南 KOTO 项目的一些 IVS 志工旅游者旅后感到一种挫折感,愿意多停留在社区以获得完整的体验。因为大部分公益旅游项目停留时间较短,他们刚刚开始融入就不得不离开。一些志工旅游后来常常怀疑短期项目的效果,这样影响日后志工旅游者的参与兴趣和

重游决策^[34]。日本志工旅游者也认为由于以往公益旅游参与途径、项目内容、社区网络联系和群体成员等信息的缺乏将导致其日后减少参与各类公益活动^[35]。目前只 Bailey 和 Russell 纵向定量研究公益旅游体验对志工旅游者个人影响。他们采用本征曲线方法(Latent Curve)研究公益旅游中人际增长的预测指标,其目的是确定公益旅游体验对大学生志工旅游者的开放性、公民态度和智慧的影响和设定在预测结果中积极成长的指标,用多变量本征成长模型来检验人际增长轨迹的本质,结果显示公益旅游项目样本与所有因变量正相关,而且一个月之后跟踪评估显示公益旅游中人际增加依旧持续,特别是处于公益旅游领导角色和进行个人反省的志工旅游者显示出更强的人际关系增长^[36]。

(二)目的地社区与志工旅游者相互影响

由于公益旅游强调公益旅游目的地社区与志工旅游者的真实互动交流,因此需要从两者的角度来审视社区与志工旅游者之间的认知和关系。

从社区角度看,McIntosh 和 Zahra 就项目支持、对志工旅游者态度和活动的社区影响三个方面调查当地毛利社区对公益旅游的反应,过去经验和公益旅游效果的认知、志工旅游者平等友善态度和社区文化的沟通方式,对毛利文化的尊重增加了毛利年轻一代对自己文化和价值的认同,志工旅游者与当地孩子建立正面引导的角色^[37]。Sin 通过对柬埔寨项目社区的访谈,发现当地社区居民尽管与志工旅游者语言不通,但是最满足当地教育需求的支教项目提供、以往建立的与志工旅游者友谊和亲眼目睹的志工艰苦服务感化当地居民,这些将有利于获得社区对公益旅游的真正支持和合作^[38]。McGhee 和 Andereck 基于社会交往理论构建出运用于公益旅游的社区居民态度分析模型,通过对墨西哥 Tijuana 地区若干社区调查得出社区居民的人口统计因素与其对公益旅游正负面影响认知存在弱相关性,只有社区居民教育程度能作为公益旅游负面影响认知的一个指标^[39]。一些公益旅游的行善行为和交流会因为缺乏社区角度考虑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感和抵制。例如错位的感慨给予孩子钱财、糖果之类将鼓励乞讨、愚昧和破坏当地人的内在自尊,一些居民不能接受这样的有损社区尊严和道德的行为。

但也出现居民羡慕、妒忌志工旅游者的物质生活,表演热情以迎合志工旅游者的事例^[40]。

从志工旅游者角度看,如果公益旅游项目能真正考虑到社区和志工旅游者两者需求的平衡和利益的契合,那么相互关系的基调往往是和谐、平等和友爱,表现的事实是双方互赠礼物和深度交流、志工旅游者的故地重游、社区努力为公益旅游开展提供己所能及的住宿、安全等条件。然而与社区的关系看似充满着友善、互动和合作之下,却暗含着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等冲突。志工旅游者免费帮助当地改善基础设施、修建房屋、治病等同时,客观上也部分剥夺了当地社区居民的就业机会,招致无技术的社区年轻人的反感,但社区又期望获得公益旅游带来的消费收入,长此以往增加了对志工旅游者的技术、经济的依赖^[41]。哥斯达黎加社区公益旅游保护海龟行为与当时传统的捕杀海龟、采集海龟蛋等生产方式相违背,后来居民参与保护海龟的原因是认为公益旅游项目能给予社区经济利益比偷猎海龟和食用海龟蛋更多。志工旅游者常常质疑以短期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缺乏真正意义的合作意识和发展能力的社区究竟能否理解和支持公益旅游^[42]。一些社区孤儿院贪污捐助基金、社区不同地方力量对捐献物资的争夺让志工旅游者与社区的经济关系出于矛盾中。另外从社会文化角度,志工旅游者受旅游商业宣传影响,简化和固化对社区文化的理解,社区在游客凝视之下利用孩子走秀式出卖贫困、天真,索要物资的行为,实际上揭示了社区社会对贫困的漠视和对非人道商业旅游行为的纵容^[43,44]。这些社会文化的现实让来自不同生存制度的志工旅游者感到内隐的冲突。

(三)公益旅游群体内部和组织的影响

绝大部分公益旅游研究没有关注公益群体内部的关系和影响以及公益旅游组织发展。在旅游过程以及旅后,志工旅游者之间的影响尚没有系统得以研究。IVS 小组进行志工服务时就如何将项目内容适应于当地情况产生了工作矛盾,几个小组之间相互权力变化和过度的激励强度使善意的意图转变为行动方向和个人思维框架的错位^[45]。日本志工旅游者认为群体内的关系比较松散,工作氛围并不自然,会降低参与积极性^[46]。台湾山学团志工旅游者之间也存在不同技术水平

人员的整合、不同动机参与者的思维造成的冲突以及个性背景差异带来的冲突和融合^[47]。公益旅游对参与群体内部的影响将影响今后此类旅游的参与度和组织技能、效率的提高。

西方对公益旅游组织研究基本上局限于组织类型的分类和组织作用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是按志工旅游者感知和整体形象来进行组织分类。此外,公益旅游的风行造成了公益旅游市场 NPO 组织与旅游企业的竞争,很多间隔年(The gap year)派遣组织将社区的差异当做商品消费,其项目宣传材料中各个社区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而且缺乏参与性。对此, Raymond 和 Hall 在学习交流方式、项目目标设计、参与机会公平和参与人员多元化、时间协调方面提出相关建议^[48]。Palacios 则建立高校组织语境下的公益旅游影响模型(详见图2)^[49]。针对西方公益旅游组织市场化和商业化问题, Wearing 和 Lyons 认为没有实证数据证明“NGO 所作的公益旅游项目都是好的,而商业运作的项目一定全是不好的”。这种明显的分化观念不能解释 NGO 运作与商业运作两者的交互模糊关系,但是商业化公益旅游组织发展将成为新的研究领域^[50]。而东方背景下的公益旅游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缺乏对公益旅游组织研究,因此更多研究需要结合具体制度背景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公益旅游组织 NGO 合法性以及面临的挑战和具体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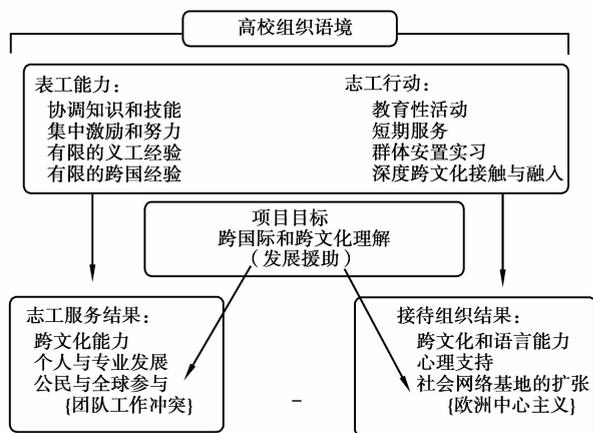


图2 高校组织语境下公益旅游影响

(四) 跨文化影响

公益旅游跨文化影响涉及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的志工旅游者与目的地社区之间的交

互作用,不仅仅停留在目的地社区这样的微观范围,更多的影响着两方所代表的社会环境和制度。

西方学者多半集中研究公益旅游对接待社区的社会宏观影响。尽管很多案例显示公益旅游能够改善种族关系,增进国际友谊。志工旅游者在较短时间能够超越国籍、制度、文化差异,能够表现文化的理解和包容,但是难以改变根深蒂固的文化定式(cultural stereotype)和态度,甚至会加固原有的文化^[51]。另外西方发展模式会导致社区形成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态度,认为西方一切是发达的,先进的。最典型的是,IVS 项目的接待社区显性假设澳洲大学生是知识丰富的,万能的,赋予志工旅游者优越地位和极高的期望值,而志工旅游者不得不为维护自己“专家、志工援助者”文化形象和身份概念而努力,导致最终没有获得期望的跨文化交往能力,反而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感^[52]。

在经济发展和消灭贫困方面,西方志工旅游者由于先赋优势,脱离政治而缺乏对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公平和贫困的深入思考,主要表现为:

1. 贫困解释宿命化。将社区贫困和制度不公平归因于“抽签逻辑”(lotto logic)或者“感恩与赎罪”。志工旅游者面对贫富差距,一方面因为个人的幸福和优越而赎罪,去弥补内心的不安,同时感恩和庆幸自己得到上天的幸运安排(luck of draw),用“幸运”等虚无宿命观来解释贫困和公平问题^[53]。
2. 贫困解释个人化。将社区贫困归结于个人的不努力,一些参与 Africa Action 等非洲项目的志工旅游者认为非洲居民的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不努力、集体主义搭便车。其实代表了西方个体奋斗改变命运的价值观,但是却忽视理解社区现状以及制度化的差异^[54]。以上两方面较为片面的关注个体发展,而无法改变欠发达目的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结构关系。
3. 经济发展的绿色帝国主义(green imperialism)^[55]。西方志工旅游者认为目的地社区没有重视生态保护、环境缺乏治理等问题,缺乏西化的环保意识和技术,应该将生态保护放在优先地位。肯尼亚海龟保护项目中存在着经济生产发展与生态物种保护的矛盾:究竟是生存重要,还是环保重要?西方志工旅游者为满足自己的项目任务和需求,借助公益生态旅游宣读西方环保价值观,干预目的地国家经济

发展选择,却没有考虑到目的地社区经济发展现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性,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条件来帮助当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升级,以环保阻碍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发展。上述三点负面影响表现某种程度上将公益旅游沦为一种新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绿色帝国主义的手段。对此,McGhee 等人主张结合政治背景,在公益旅游过程中一方面增强自我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提高动员和组织志工能力、借此获得开展社会运动的资源和扩散社会行动主义,形成公民社会责任之心^[56]。Sin 认为尽管公益旅游实践中存在效率、价值观导向问题,但是需要持有包容的态度看待两地差异,不应过多质疑公益旅游的行善意图^[57]。

对比西方,国内公益旅游宏观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但国内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在区域文化上表现出二元文化特征——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换言之,国内宏观影响实质上也是一种跨文化影响。因此西方对社区的负面跨文化影响或多或少存在于国内城市志工旅游者体验欠发达乡村社区的过程中。而国内欠发达社区文化和价值观在客观上同时影响着国内公民精神的培育、社区理解与反思能力的提高、对间歇年旅游教育的解读、NPO 和草根组织的成长、经济发展模式、生态观和幸福观的评判等深度社会思考。

五、结语与展望

通过对公益旅游动机、体验与影响研究成果的梳理和阐述,不难发现,从研究方法上看,由原来的初步概念性研究转为深度的定量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上看,由研究西方背景下跨国公益旅游开始增加东方背景下的公益旅游案例;从研究时间跨度上看,绝大部分断面研究某公益旅游活动中的影响,但开始出现涉及宏观纵向的研究公益旅游旅后影响力;从相关新兴研究领域上看,一些学者结合公益旅游实践提到对东方背景的公益旅游社区和志工旅游者的体验研究凤毛麟角,这样西方泛化思维不利于公益旅游研究的实践针对性。同时随着虚拟社区、网络营销、组织市场化、政府作用等趋势日益显现,对传统公益旅游的影响也需要得以关注。回顾欧美、国内和港台等相关理论成果,更多的研究安排和重点

应考虑。1. 跨学科理论、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致力于公益旅游理论、政策和实践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公益旅游尤为缺乏。2. 公益旅游折射的全球化、社会发展、社会行动等影响力如何测度。这将为未来公益旅游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3. 深化公益旅游市场与组织研究,为公益旅游项目开发规划指明方向。4. 研究价值观和视角更多关注不同背景下公益旅游社区或弱势利益相关者的话语权。唯有此,公益旅游研究才能直面当下,放眼未来,在反思之路中成长。

【参考文献】

- [1] Wearing, S. Volunteer Tourism: Experience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M]. CABI Publication: New York, 2001: 1; 68-90; 35-59; 79-92.
- [2] Brown S, Lehto X. Travelling with a purpose: understanding the motives and benefits of volunteer vacationers [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5, 8(6): 479-496.
- [3] Mustinen, P. Volunteer Tourism—Altruism or Mere Touris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07, 18(1): 97-115.
- [4] Gray N. J, L. M. Cambell. Decommodified Experience: Exploring Aesthetic, Economic and Ethical Values for Volunteer Ecotourism in Costa Rica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 15: 463-482.
- [5] Harg Luh Sin. Volunteer tourism—“Involve me and I will lear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36(3): 480-501.
- [6] Lynn Vincent. Voluntourism: tourists out to change the world [J/OL]. 2007http://www.capitalresearch.org/.
- [7] Singh S. and Singh, T. V. Volunteer Tourism: New Pilgrimages to the Himalayas [C]. New Horizons in Tourism: Strange Experiences and Stranger Practices. Wallingford, UK. CABI: 181-194.
- [8] Carlos M. Palacios. Voluntee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conceiving global connections beyond aid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 18: 861-878.
- [9] Martinez, T. A, McMullin, S. L. Factors Affecting Decisions to Volunteer i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s, 2007, 36(1): 97-115.
- [10] Coghlan A. Towards an Integrated Image-based Typology of Volunteer Tourism Organisations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 15(3): 267-287.
- [11] Tomazos, K, and Butler, R. Volunteer Tourism:

- tourism, serious Leisure, altruism or self enhancement [R]. CAUTHE conference,2008.
- [12] Sally Brown. Voluntourism- Traveling with a Purpose; Understanding the Motives and Benefits[D]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USA,2005.
- [13] Natalie Ooi ,Jennifer H. Liang. Backpacker tourism; sustainable and purposeful? Investigating the overlap between backpacker tourism and volunteer 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010, 18:191-206.
- [14] Bilge Daldeniz, Mark Hampton. Charity-based Voluntourism Versus Lifestyle Voluntourism; Evidence from Nicaragua and Malaysia[N]. Working pappers; Kent Business School,2010. 5.
- [15] 戴玉秀. 公益旅游行为实证分析——以上海大学生为例[D].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 [16] Li-ju Chen, Joseph S. Chen. The motiv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ourist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Village Traditions” [J]. Tourism Management,2011 32(4) :435-442.
- [17] Ada S. Lo, Candy Y. S. Lee. Motivations and perceived value of volunteer tourist from Hong Kong[J]. Tourism Management,2011 32(4) :326-334.
- [18] Mami Yoda. Volunteer Tourism in Japan: Its Potential in Transforming “Non-volunteers” to Volunteers [J/OL]. http://eprints.lib.hokudai.ac.jp/.../1/JAN-PORA_3Mar2010_Yoda_Submitted.pdf.
- [19] Wearing. Re-centering Self in Volunteer Tourism[C]. The Tourist as a Metaphor of the Social World, Wallingford,UK. CABI,2002.
- [20] Alison J. McIntosh and Anne Zahra. A cultural encounter through volunteer tourism; towards the ideal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15(5) :541-555.
- [21] Alison J. McIntosh and Anne Zahra. A cultural encounter through volunteer tourism; towards the ideal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15(5) :541-555.
- [22] 郭怡桦. 流浪者之歌:公益旅行者自我实现的历程 [D]. 中国台湾:元智大学咨询社会学研究所,2008.
- [23] Anne Zahra, AlisonJ. Mcintosh. Volunteer Tourism; Evidence of Cathartic Tourist Experiences[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07,32(1) :115-119.
- [24] Pekka. Mustonen. Volunteer Tourism; Postmodern Pilgrimage? [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06,3(3) : 160-177.
- [25] H. Stoddart , C. M. Rogerson, Volunteer tourism; the case of Habitat for Humanity South Africa2[J]. Geo-Journal. 2004,60(3) :311-318.
- [26] Carlos M. Palacios. Voluntee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conceiving global connections beyond aid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18(7) :861-878.
- [27] Alison J. McIntosh and Anne Zahra. A cultural encounter through volunteer tourism; towards the ideals of sustainable 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15(5) :541-555.
- [28] Maguire, J. S. Leisure and the obligation of self-Work; an examination of the fitness field[J]. Leisure Studies, 2008,27(1) :59-75.
- [29] Lepp, A. Leisure and obliga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volnnteer tourists’ experience at kenya’s taita discovery ecneter[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2009,41(2) :253-260.
- [30] Bilge Daldeniz, Mark Hampton. Charity-based Voluntourism Versus Lifestyle Voluntourism; Evidence from Nicaragua and Malaysia[N]. Working pappers; Kent Business School,2010. 5.
- [31] Nancy Gard McGhee, Garla Almada Santos. Social change, discourse and volunteer tourism[J]. Annu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3) :760-779.
- [32] Simone Grabowski, Wearing S. Coming Home; Re-entry shock in volunteer tourism[R]. CAUTHE conference,2008.
- [33] Simpson,K. Broad horizons? Geographies and pedagogies of the gap year[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2005.
- [34] Carlos M. Palacios. Voluntee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conceiving global connections beyond aid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18(7) :861-878.
- [35] Mami Yoda. Volunteer Tourism in Japan: Its Potential in Transforming “Non-volunteers” to Volunteers [J/OL]. http://eprints.lib.hokudai.ac.jp/.../1/JAN-PORA_3Mar2010_Yoda_Submitted.pdf.
- [36] Andrew W. Bailey. Predictors of Interpersonal Growth in Volunteer Tourism; A Latent Curve Approach[J]. Leisure Sciences, 2010,32:353-368.
- [37] Alison J. McIntosh and Anne Zahra. A cultural encounter through volunteer tourism; towards the ideal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15(5) :541-555.
- [38] Harnng Luh Sin. Who are we responsible to? Locals’ s

- tales of volunteer tourism [J]. *Geoforum*, 2010, 41: 983-992.
- [39] Nancy Gard McGhee, Kathleen Andereck. Volunteer tourism and the “volunteered”: the case of Tijuana, Mexico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9, 17 (1): 39-51.
- [40] Nancy Gard McGhee, Kathleen Andereck. Pettin the Critters: Explor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eers and the volunteered in McDowell Country, West Virginia, USA and Tijuana, Mexico. In K. Lyons and S. Wearing (Eds) [J]. *Journey of discovery in volunteer tourism* (12-24).
- [41] Groom T. The “global village work camp” program as an example of experiential tourism. Unpublished paper for Habitat for Humanity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2006.
- [42] Campbell, L. M. and Smith, C. What makes them pay? Values of volunteer tourists working for sea turtle conservation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6, 38 (1), 84-98.
- [43] Canada, M. and B. W. Speck.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Service-Learning Programs [M]. San Francisco: John Wiley&Sons, Inc, 2001: 12-36.
- [44] Nanjala Nyabola. Voluntourism is Exploitation [Z]. 2009. <http://www.kenyaimagine.com/>.
- [45] Carlos M. Palacios. Voluntee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conceiving global connections beyond aid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 18(7): 861-878.
- [46] Mami Yoda. Volunteer Tourism in Japan: Its Potential in Transforming “Non-volunteers” to Volunteers [J/OL]. http://eprints.lib.hokudai.ac.jp/.../1/JAN-PORA_3Mar2010_Yoda_Submitted.pdf.
- [47] 郭怡桦. 流浪者之歌: 公益旅行者自我实现的历程 [D]. 中国台湾: 元智大学咨询社会学研究所, 2008.
- [48] Eliza Marguerite Raymond, C. Michael Hall.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mis) understanding through volunteer tourism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8. 16(5): 530-542.
- [49] Carlos M. Palacios. Voluntee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conceiving global connections beyond aid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 18(7): 861-878.
- [50] Wearing, S, Lyons. K. Toward a Research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our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 CAUTHE conference, 2008.
- [51] Daniel A. Guttentag. The possible negative impacts of volunteer tourism [J/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www.interscience.wiley.com.
- [52] Carlos M. Palacios. Voluntee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conceiving global connections beyond aid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 18(7): 861-878.
- [53] Simpson K. ‘Doing development’: the gap year, volunteer-tourists and a popular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4, 16: 681-692.
- [54] H. Stoddart, C. M. Rogerson, Volunteer tourism: the case of Habitat for Humanity South Africa 2 [J]. *GeoJournal*, 2004, 60(3): 311-318.
- [55] Mowforth, M and Munt, I.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 New Tourism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M]: Routledge, 1998.
- [56] Nancy Gard McGhee, Garla Almada Santos. Social change, discourse and volunteer tourism [J]. *Annu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3): 760-779.
- [57] Harnng Luh Sin. Volunteer tourism-“Involve me and I will lear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36(3): 480-501.

(责任编辑:朱德东)

Study on Voluntourism Motives, Experience and Impact

ZONG Yuan-yuan

(Tourism Department, Minjiang University, Fujian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Emerging from 70s of twenty-first century, Voluntourism develops into a travel form integrated with volunteering, ecotourism and cultural tourism after forty years and it gains popula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The main theories on Voluntourism motives, experience and impacts are elaborated by recompiling and concluding the early and lately research. Moreover, some new trends on its approaches, fields and subjects are pointed out to offer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mote the domestic Voluntourism with the aims of fully playing the expected role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human beings, society and ecology.

Key words: Voluntourism motive; Voluntourism impacts; Voluntourism experience; Volunteer